

成達學會 月刊

第二卷第五期

本期目錄

酒對於犯罪及遺傳之影響	王國華
我們是走那條路	李恩華
回教不振之我見	李德清
青州的回民與回教(續)	馬忠山
真經選譯	李榮昌
課餘	尊三
終日(詩)	韓宏魁
不識字(二幕劇)	初級部馬純吉
編後記	
通信	

日八廿月二十年十曆陰●國曆廿年五月十五日

酒對於犯罪及遺傳之影響

王國華

酒，乃是我教禁條中之第一要款。固然為教民所當重視。不過往往一般人，對於教中的一切命，禁的事情，不知加以研究；而只以盲目的信承。因此，所以好的乏識的人，就抱尊重教規的觀念而服從；至於惡劣的人，就把這種禁條視同具文，那能奈何他，他照舊是恣意放縱的去吃他的玉液之酒。這都是因他們不知道所以禁酒的緣故。我們回教的一切命，禁的事情，都是有正當的意義及實際的利益的，只是怕我們不去討究。如果討究起來，實是愈進愈遠，愈追愈深。

為什麼禁止飲酒呢，當然都知道是因飲酒有害了。可是這若若在科學上研究起來，實非平泛之害，確為絕大無匹之害。於人類的生存及安寧上，均有極大關係。譬如在霍亂疫癘盛行的時候，吃酒的人和不吃酒的人比較起來，則吃酒的人得免于死的多，而不吃酒的人得免于死的必多。說到婦女方面，多半陷于小產的就是好吃酒的婦女。吃酒的夫婦及不吃酒的夫婦比較起來，則前者較後者的生殖力弱二倍或至四倍。其原因，就在于烈酒刺激過分的肉慾，而造成此罪惡，以致使生產率不能加增。

酒害不只如此，如果我們要在犯罪學上觀察起來的時候，更足令我們驚駭。因

為差不多的罪犯，都是因酗酒而致。意大利的學者朗伯維梭在他的犯罪學中說：

『從社會上與病理上觀察，酒與犯罪極相聯屬，自然無疑。第一證據可觀各文明國之犯罪統計。此種增加不已之原因，僅百分之十三至十五，由於人口增加；其餘皆由於縱酒。而酒之消費增加，與犯罪增加同一速率。第二證據，厥惟犯罪最多之日月，適為飲酒最盛之時期。……』

比國因酒犯罪者，為百分之二十五至二十七。紐約犯罪者，四萬九千四百二十三人中，常飲者為三萬五百〇九人。……荷蘭因酒犯罪者，為五分之四。瑞典則為四分之三。流血案竊案欺騙案，大半由於酗酒。英國因嗜酒犯罪者，亦幾及半。法國為百分之五十。德國為百分之四十一。……（朗伯維梭氏犯罪學八十一頁）

我們由朗氏這種確切的調查，可以證實飲酒在犯罪上的影響。荷蘭及瑞典，幾乎犯罪者全為飲酒者。並且一切的大案件。如流血案，竊案，欺騙案等等，都是因酗酒而致。由此看來，酒對於犯罪，這是多驚人的厲害啊！

多半凡是有刺激性的東西，都容易引起人的犯罪，尤以酒為甚。這是生理上的關係。如嗜鴉片者，多傾向於殺人。嗜麻藥者，則多傾向於偷竊。他如自戕或神經病等，皆多為有刺激性的東西所引致。這都是由實際的調查而證實的，並非無稽

的妄談。最好請犯罪學者朗氏來說：

『酒之爲害，甚於上所言之麻醉藥，而藥酒更甚。蓋其毒質，精煉於一處故也。酒料中莫如萬草酒與艾草酒最毒。其中有藥，能毒傷神經中樞。據老耶曼試驗酒精減少血輪吸收養素之能力，約四分之一；又能令腦膜及腦皮有血盈之患。其結果則血管緊張；兩旁肌肉纖維，變成痠痺狀況，甚至有水腫之病。而神經中之細胞，受其刺激，又有肌腦變脂之症。』(八十四頁)

神經的原動力，有時因酒而增其速度；但是其他智慧上的機能，則爲害甚厲。如覺悟、概念、聯想、感覺等，若稍感酒精的影響，即減損其功用。往往醉漢因神經中樞受了刺激，而生出一種不可遏止的虛妄力來。這種虛妄力，引導他做種種野蠻的舉動。於是他的聯想機關被擾亂，凡無味的言語，粗俗的講話，皆重述不休。甚至謾罵毆傷，無所不至。這都是因他受了酒的刺激，而心靈上的活動，失了主宰的緣故。朗氏說：

『酒之爲害，所以令人不能自拔者，以一或爲醉漢，則高尚之情操，與健全之腦力，皆爲病魔所擾也。人言犯罪爲機體有病之結果，徵之於此益信。是故酒毒入腦筋脊髓肝腎等處，一方面發生狂病，尿管病，及黃胆病；而一方面則爲犯罪是也。所不幸者，則酒結果，以犯罪居大半。』(八十四頁)

朗氏說烈酒之所以爲犯罪原因有四：(一)由於人類因欲飲酒之故而犯罪。(二)由於人欲犯罪，先飲酒以壯膽，甚至因此有所藉口。(三)因青年多由飲酒而被引入犯罪之途。(四)因酒肆爲作惡者聚集之所，不特犯罪籌劃於此中產出，即犯罪所得之財，亦於此中銷去。以上朗氏所說四項，皆是酒的罪惡；這還是飲酒人本身的問題，尤令人最寒心的就是在遺傳上的惡果。

大概酒徒所生的子女，不但體質上不健全，就是精神上也多發生變象的狀態。如放蕩淫佚，無惡不作等。據說差不多犯罪人的父母，以嗜酒的人中爲多。朗氏曾經調查：愛兒謀拉一地，六千三百罪犯中，百分之三十八，皆有酗酒之父母。來格賴因氏亦曾調查于一百五十七罪犯中，有五十人是來自醉漢之家者。馬羅說：『命犯的父母，有百分之四十九是縱酒的。毆打犯之父母，則爲百分之五十是縱酒的。』所以說犯流血罪者之父母，嗜酒最多；而犯竊罪者之父母，尙次之。

總之，酒的害處，不獨是道德的叛者，且是人生的仇敵。不獨喪一人之身體及快樂，且能喪子孫的身體及快樂。

因此之故，所以近世的一般明達者，多起而提倡禁止。內中尤以英美爲得法。其國會設有戒酒會且極有勢力。據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調查，會員竟有三百萬人之多。並發行日刊三種，週刊二種，以資鼓吹。格拉斯哥地方，曾費二千鎊，而設立

咖啡館，以代替昔日工人常往來之酒館。美國波爾迪摩而議會，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代表讚成禁酒之人民七十五萬餘人。其後五年，蒸酒舖閉門者四千餘處，酒樓閉門者八千處。美國婦女勵行禁酒運動尤力，往往有哀求酒肆閉門，而繼之以抵制恐嚇諸方法者。期間有法外行動，法官亦從多方保護之。故其成效甚著。據今所知，美國已於一千九百二十年，實行全境禁酒令。其視酒害之重可知。

唉！教胞們！怎的人家那不以禁酒為教規的民族都實行禁酒而不飲了，我們這案稱以禁酒為重要教規的教民們，反到恣意縱飲而不禁了呢？

(M)

我們是走那條路？

李恩華

曾記得馬淳夷先生在本校紀念週上演說「現代移民之人生觀的飄搖及其危險」，內中值得我們注意的幾句話錄出：「現在社會是進化的流動的地，大本營是科學，現在科學發達到這步田地，誰也不能否認的，宗教是固定的呆板的，此時固定的要受流動的影響——激盪，壓迫，滲透，攻擊，侵占，引誘，……要謀宗教的存在發達，教徒的信仰鞏固，不能不為回教想個出路，否則淪于滅亡。我們所謂出路不外有三：（一）同流合污（二）觸樹一幟（三）並行不悖。這三條中總得要揀一條路了……」本校歡迎孫燕翼君，他演詞中有這幾句話：「現在回教的落伍是由於宗教師的

不相為謀，互相攻擊的結果……要打破這種觀念，非建設一個中心思想，統一主張不可……」

我聽見這兩段演詞以後，不約而同的起了同情心，回教在這「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危急之秋，總得要想個出路的，出路維何？就是馬先生所說三條路中揀一條路，故我以「我們是走那一條路？」作個題目！決定走那條路以後，回教徒的思想主張方能統一，共同奮鬥的傾向方有目標，那麼，努力奮鬥的效果，才不致于徒勞無益！所以現在我很冒昧很大膽的寫出來供獻給大家，請關心伊斯蘭的人探究一下：不過我對於走那條路，是絲毫沒有成見的，總希望教親們揀一條活路，不要揀一條死路，那才不白費寶貴的時光和工夫呢？那才是討論的最後目的！

(一) 同流合污。什麼是同流合污？簡單言之，就是跟着潮流走，社會的進化，歷史的推進，將社會造成了個這樣的時代，二十世紀科學的發達，物質的文明；社會運動的洶湧澎湃，各學說互爭生存的時代；以中國而論，教育這樣的不普及，政治這樣的腐敗，經濟這樣的恐慌，倫理這樣的淪亡，軍閥政客這樣的勾心鬥角，犯罪這樣的殺人放火；……斯時的回教，如隙中之觀鬥，看得國家現象，將淪于萬劫不復之地，若不把回教教義搬出來救濟社會，那麼，回教所謂治世宗教者，豈非空談嗎？若想治世，不隨潮流能行嗎？或有人曰：「回教教義——天經聖諭——是在

潮流前頭領着潮流走的，怎的你說跟着潮流走呢？」對啊！所謂跟潮流走絕對不是指的天經地論而言，乃是指的每個教徒的思想行為手段而言！外國人曾以「教真作假」呼回教，這是何道理？尼來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這八個字按胡適的解釋是這樣：「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脚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為「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烟敬客。現在鴉片烟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為並未會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着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回教在幾十年幾百年以前的舊思想舊風俗習慣，到現在還能應用裕如嗎？能脫逃「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之類嗎？「思想是不可禁鋼的」風俗習慣是隨時更變的」這不是人所共認的嗎？所謂「社會的潮流是日新月異的，社會的人們有站在前頭領着潮流走的，有跟在後面順着潮流走的，有跟不上潮流變為落伍者被社會淘汰的」是也。

大凡一切思想習慣……經時既久，漸與社會不合，應時代之需要，而為之更變，並非因個人的喜好而為之轉移，且又絕不像古玩骨董愈舊愈貴，所以人類社會是常常進化的，假若還墨守舊習坐井觀天，那便一年一年的離開社會離開時代離開人羣了。不但不能治理社會，宗教焉能存在呢？所以必須改革的。有人說：「舊思想

舊習慣怎不好呢？在從前時，不是很適合社會嗎？」不錯啊：不是因為牠的不好，只是因為牠的大舊，所謂「一時也此一時也」罷了！關於走這條路的教胞們的言論，在現在是非常之多，據我眼睛親自親視的文章，及耳朵親自聞過的談話，將四個教胞（皆僑人也）的主張錄在下邊，請大家細細的研究一下：

「君說：『同教對外事處於被動，對內則時時時際生非，應興之事，無人實力提倡；應革之事，無人熱心過問；阿衡則責鄉老，鄉老則怪阿衡；學界反對商界，商界反對學界；此怨彼尤，各不相謀。』……為阿衡者，各不相契，互相攻擊，互相譁議；你不服我，我不做你；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即令教育已普及，實業已振興，猶慮不足與外人爭，何況凡此有關係與亡根本之事，俱未一辨，而益加以此種醜態，一切惡習，外人常以「教真入段」批評吾輩。嗚呼！吾聞此言，不禁為我八千萬之同教兄弟，羞愧死矣！痛苦死矣！試問吾教今日所以被人輕視，至於萬分，非由自侮，而乃受人侮乎，再一推其所以致此之由，皆不為闕教之人，無以真正之覺悟，與根本之接觸，而因以致吾教於此悽慘之境也。……使非然者，又何致於教中百務，皆廢弛耶？然則吾所謂之人心已將死盡之言，為不誣矣」。

「君說：『教師悖謬，有本有原，泥與陋之謂也，泥則困守，不知時宜；陋則自用，難期廣識。……夫以舊學說應新世界，曾與多用葛，夏用裘，飢而飲，渴而食

者有何異？……」

W君說：「厚杜斯」這個名辭，現在竟以此罵人，但是這個名辭的本意是新生——即生生不息也——和現在世人所說的進化一樣，你能罵「厚杜斯」，難道說你還能罵社會進化嗎？社會的進化，時時演進的。在這二十世紀物質文明的社會中，我們不是超人，出門能說不坐火車，汽車，電車，人力車嗎？我們的一舉一動能脫離這二十世紀嗎？既不能脫逃，那麼，就應隨潮流奔馳，否則寸步難行。我們回教人所謂「太格底雷」者，牠的本意，是主的定度，當然真主的定度，不是我們人類能夠想像的，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是主的定度，那是無疑議的，將來三十世紀的社會潮流怎樣，那我們是絕對不知道的，因為那是主的「太格底雷」，那麼，我們「尋根究底」，就應當順服社會潮流啊！……」

m君說：「回教不發達的最大原因，是因教徒的眼光太小，不知世界大勢，不明社會潮流，百年前，出門坐小車子以為是很便利的，到現在却不然了！科學發達，有飛機，火車的發明，比較以前的小車子便利得百倍千倍不止了！由北平坐飛機七小時可至南京，如果你還信任小車便利而且美，那不是太不識時務了嗎？……」

(二)獨樹一幟，所謂獨樹一幟，即完全反對潮流而猛幹是也。關於主張此路之理由，簡單說來，吾們回教教義，是包羅萬象的，回教徒除了遵守天經聖諭以及老前輩

遺給我們的風俗習慣以外，別無可選。現在的社會是萬惡的，矛盾的；現在的時代是過渡的，變換的，回教徒的思想，行爲，全都是純潔的，千萬不要被萬惡的社會所薰染，我們只以老前輩遺留給我們的風俗習慣，作我們正確的南針；以天經聖諭，作我們最高的標幟；不可隨方就圓，不可遷就事實，不可今天是東風，便轉身往西，明天是西風，便折身又回來，不可利在那裏，便往那裏去；某人得勢，便蛆似的硬鑽到他的麾下，應當堅持自由的主張，保守自己的人格，奮鬥到底，不妥協，不投機，不苟且，不圓滑，不降服……什麼社會潮流啦！科學發達啦！國家現象啦！民族地位啦！平等啦！自由啦！……哼！這都是些虛偽的！你豈不記得維爾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作出來的！」嗎？唉！真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了！

(三)並行不悖，何謂並行不悖？即各行其是之謂也，我們不可完全隨潮流走，亦不可反對潮流，人不虐待我們，我們亦不可虐待人家，總之各自奮鬥圖強而已！S君有言：「……不知我存階級觀念，賤視非同族人，反響對影。人亦以不平等待我，小之則起筆舌齟齬，大之竟演流血慘劇，試尋往迹比比然也。夫既同爲人類，同受普慈育養，即不當以不平等待人，亦忍不平等之待遇，自處之道，要在各行其是。……」此段話關於第三路，所含之底蘊，亦足矣！不必多談！

教親們！我們不願回教發達嗎？我們不是看見回教的頹勢難過嗎？我們不是惆悵於斗室之中而莫知所措嗎？我們不是徘徊於十字街而無所適從嗎？是的！我爲宗教前途計，寫這篇不成體統的文字，提醒給大家，要知道，綜上所說根據事實，絕非杜撰，亦非妄解，更非「越俎代庖」！希冀教親們！煞費苦心，再四思維，細心思索一下，我們到底是走那條路？

二十，四，二十六，下午，成達。(M)

回教不振之我見

李德清

凡宗教之能存在於世界數千百年而不消滅者，必有真理存乎其間；非同其他之邪道，旋起旋滅，有害人心風俗，影響社會國家，爲進化之贅疣也。吾國自唐有教，千餘年來，正道彌彰。雖窮鄉僻壤，教民不過十數家，必設有清真寺，不約而同，全國皆然，其真精神之所寄託得窺一斑矣。觀世界大勢，宗教林立，門戶大開，蓋皆鑒於世道日非，人心不古，均起而闡明教義，以期喚醒人心。惟吾回教則泥守皮毛，不求實際，對於教育之提倡，教義之闡明，竟寂然無所聞。雖有熱心提倡之者，蓋亦寡矣！每見老教司教者，只知所謂了事，對於本身之責任，毫不明瞭，至於教徒之情形，更成一種風俗教門，無論何地，率多因仍其各地之陋俗。

對於宗教條規，多不顧及。德清不敏，輒有所感觸，因筆之於書，明知召忌於人，因余亦是念經一份子，深知個中底蘊，教之不振，實由於司教者之修養上，宣傳上，教授上，不良之所致。因滿成宗教落伍之現象，言之殊可悲痛。故仍希冀司教者，應本身自知覺悟，各熱心教務者，再和衷而共濟之，設法而補救之，庶幾為宗教上放一曙光。夫世界宗教亦云夥矣，惟各有其真理，方能使人信仰和崇拜。因人信仰崇拜，則教之本位乃益顯其光明，至於放教徒之自尊自大，又為教徒固有之特性，是是非非，真理不容混滅，是在各執鞭者，有以剛發而啟迪之，使教徒之信仰，益趨於堅定，不為外物所搖撼，尤須廣徵旁引，循循善誘，吾教始於人祖阿丹聖聖相傳，至吾穆聖而集大成，以亞拉伯滿克麥地納，為宗教出發點，其掌教者對於當時培養人才，宣揚聖道，不遺餘力，故彼地教徒，皆較我國之信仰心為深切，勢所必然也；反觀吾國清真寺林立，教徒不為不多，形勢上，精神上，可謂蕃衍發達，而亦致其內容則宜教師司教每苦不得良法，現今之宣教者，與前數百年之老前輩迥乎不同，以前之阿衡以習經實之學問，及官教為本分，以外事為副功；現在恰恰相反，查宣教師之出身，多因家貧不能讀書，又不能工作之子弟，別無出路，始入寺當海叟凡之十數年後，便可掛牌學成，其年總在三十歲左右，其品學兼優者，固不乏人，間有學問平常者，而阿衡以門徒掛牌於已有所光榮，遂向耄老之家，頗其

門徒如何道德高尚，如何經義通達。則早一日掛幃，早一日可以謀一掌教之席，其不然者，亦可充一散班，此宜教師出身之大概情形也。不善學者，年已三四十歲，未得掛幃之榮典，亦混跡寺中者，亦比比皆是。而家道小康之子弟，幾無念經之人，有之亦寥寥如晨星。夫回教教徒固以習經文講禮禮爲人，應盡之天職，且爲幼年必經之階級，而有不習經文不講禮禮者，專請阿衡代以悔罪消災，掩其盜鈴，自欺欺人；亦有命子弟略習經文，如字母黃紙本等淺近之文法裏，以敷衍禮拜之需而已，且能如此者，已屬少數；餘者鎮日在教育之生活中，平時不進寺門，間或進寺，亦難得一明白阿衡，爲之講解教義，告誡忠言。總之，教民良莠不一，通經文者不讀漢文；明漢文者又不通經文，佛教誦教，入中國多賴明達之士，翻譯經典，闡明教義；回教是舉，絕無僅有，即有天方典禮性禮等書，亦流傳不廣，教外人不明回教真理，視回教之心理，與回教人之視外教同一觀念。因歷來讀經文，祇在念讚工夫，不能連字造句，發表言論，更談不到；每見一般司教者與人寄信，用經文拼音，混和中文白話夾雜成句，命名曰小兒譯經，阿拉伯人看之亦不明其意，即山西人寫的，山東亦不懂，山東人寫的河南河北亦不能了然，見笑於人，減輕教徒尊敬之心。夫教徒如羣羊，教師如牧羊之人，教徒之信仰如何，專視教師如何引導，而教師當日所習學者果能透徹教義，宜講成人，實不多見。每逢講演時，失去官揚聖道之真諦，不

是說這種古典，就是那種故事。主麻或開齋節，回教徒大聚會之時，多藉此時演說，曉諭衆人，際此大會，正是宣道之好時機，而無善誘之法，以宣揚教門意義。其法必前數日看經，可謂鄭重其事。到演說時，大背刻板之經本，回文與華語夾雜演說，十之八九爲阿拉伯及法耳西語，而不常進寺的教民，多半沒念過經文，全藉此大典之日聽講教義，則演說者只顧高談大講，而聽者如聽外國人之語，莫名其妙，倦而思眠，其議論有何效果可收？又何貴乎有此一講乎？無怪教外人異視之心日熾，而教內人信仰心亦日弱，宗教如此敷衍着任其墮落，實爲吾教前途之憂也，而多數司教者熱居寺中，不研究他教道理，是非如何，不知參考引證，知彼之非，究在何處？果不能與吾教真理相衡，徒顯吾教光明正大。即令他教人聽講知真理之所在，彼亦心服而敬之；不特此也，演說時僅能令教內人聽到，不許教外人旁聽，所說的教內人所不喜聞，即許教外人旁聽，所說的更莫名其妙。若教徒問及其教之情形如何，則茫然不知，一言以答之，曰：『某教邪教耳！』究竟其邪在何處？無透澈之言，釋問者之疑，教民有教務不明白處，去問司教者當然之理，則答曰：『不要胡問，使不得。傷以嗎尼』。就是海里凡講經有不明之處，試相質詢，亦是不理，沒有充足之理由，使教民誠服，而教民有所懷疑，亦不敢問，恐反受訓戒，只好增蹈前人之覆轍。某人云：『司教之言可聽，司教之行不可學。』滅教民信仰心者，此類

影響不小。欲救此弊，首重小學，培養得法，貫輸以普通宗教知識，使個個回民都能通達教條而守教帥，幸勿以代人祈禱，爲盡天職。對於官道上，亦當視爲己任；當此二十世紀信教自由之風甚熾，近又有提倡非宗教者，實有碍宗教前途，凡教徒對天道五功，人倫五典，都能遵行，更當固結起來，造就高尚之中堅，以輔教帥之重任。還有中國回教徒每年朝天房者甚多，採取天房良規，回華振興教務者，實不多見，僅盡一人之天職，落一哈者之頭銜，一般教民大失其望亦固其然，余之所言東拉西扯，誠不足爲文，唯望熱心教務者，羣起注意，以挽頹勢，庶吾伊斯蘭得放光明於全球，普救衆人而登天國也。

(M)

編者按：李君是篇言論，字字出於肺腑，句句秉誠正義，海里凡之生活，彼爲過來之人，宗教師之掌教，亦曾親歷其境，而字裏行間，皆爲實地言語，與妄談空論者，誠大有徑庭也。

青州的回民與回教 (續)

馬忠山

乙 青州的回民與回教

(子) 青州的回民

(一) 分佈 青州的回民有四千戶之譜，城裏與東關要占全數四分之三，其餘分

散于四鄉，城裏的回民集居於東門裏一帶以南營街、參府街、衙街、衛街，衛裏，住戶最密，以「南營街」而論：長二里許，雜居漢人僅十餘家，可知回民之衆矣；其餘各街，亦如是，除此數街外，尚有幾條小街，但回民居戶甚微，如東門裏大街之前局後司下涯子……這些地方，最多每街回民不到三十戶，其他之回民，則散於城內各處與漢人雜居，「東關」之面積占城之五分之一，而「東關」的住戶漢人僅占十分之一，故青州人每言及「東關」，必定想到回教人，濟南的西關，北平的牛街可與之相伯仲也，「四鄉」裏的回民，強半自城關移至，原因：初便於農事而治家鄉間，繼因人口繁殖的過多，分居者衆，遂不得不殖民於鄉焉。「城東」的回民：像徐家橋七里河閻劉莊郭家橋三里莊子十里廟子坡子東霸南河涯……以上各莊多係漢回同居，少者十餘戶；多者七八十戶至百戶，不等。「西鄉」回民頗少：像五里堡子張冤口劉家莊……回民最多不過十餘戶。「南鄉」像趙家小河郭家坊苗家井李家坊黃魚村……以黃魚村回民最多，有八九十戶。「北鄉」和西鄉略同，僅草廟子一處尚見回民之踪跡，但近十數年來，因兵匪之亂，富者懼禍避民城裏者有之，因生活艱難領家中老小出外謀生者亦有之，現在該村詭謀生苟居者，僅數家已耳。

(二)性情：國人恒以回民强悍善鬪，回民亦以是語自豪；但是經我這次詳細考察，這句話並不是絕對的，請看下面：

「城裏」：因學校很多，生計的充裕，人的腦筋較為開化，不像關外鄉間人的頑固野蠻，兒童大半已受教育，都很活潑技靈的。婦女尤以慈心見長，見窮人來求，即發其惻隱之念，雖借貸亦必扶助之。「東關」：東關回民強悍成性，好角鬪，恒以微隙則白刃相見，腦筋很頑固，不喜讀書，見利思圖，多以小營業為生，子孫亦如其老子襲其傳統事業，惟彼堅忍耐苦終年操作而不懈之精神，是其特點也。「鄉間」所謂窮鄉僻壤，教育未萌之地，自然是些少知的國民，他們的性情，不偏於野蠻，不偏於文雅，樸實而勤儉，善於共同作業之精神，男女尚嚴遵禮教，多喜其子弟念孔夫子之書。

(三)生活：「城裏」的回民生活，大營業是十分之二，小營業占十分之三，農人占十分之三，傭人占十分之二。大營業的：如洋貨店，雜貨店，帽店，皮貨店，雜貨店，和帽店的生意，很是不振，每年僅夠伙食房價家中用度而已。帽店也有分設在外縣的：如濰縣周村濟南等處，都有回民的分行。洋貨店，和皮貨店的生意，都很發達的，尤以皮貨為最發達，回民中以是業起家者十餘家了，他們多去外埠販皮，順德張家口等地，到家後，將皮熟好，再作種種皮貨。自二月至十月，是製貨時期；十月十二月間，是營業時期，大皮貨店，在益都東門裏大街，都是回民所設，外埠，像青島坊子濰縣周村……，都有青州回民的皮貨店。小營業的回民極多，

但資本最微，以維持生活而已，資本稍大點的開個小小商店，雜碎的貨物，陳在裏面，像山裏攤青菜舖牛肉舖、餅舖、燒餅舖、油鹽醬醋的雜貨舖……，這些都分設在回民範圍內的街道上，尚有些沒店舖的小營業家，他們的家庭都艱苦的很，自己有資本的人很少，多半現借了錢來作買賣，每天得點錢來解決，他們一家人的麵包問題，像賣豆腐的，青菜的，粥的，賣燒餅，和並餅的，賣麵條的……，終日在顛沛流離之中，「東關」的回民經濟力衰到極點，雖有幾家生活富裕的，但是專靠生意的很少，都是以家中的地土來維持呢，他們是些缺乏教育的腦筋頑固的同胞，自然沒有很大的事業供他去幹，所作的都是些勞力的經營，宰牛羊是他們的特長，賣牛羊肉是他們惟一的謀生營業，男子清晨肩扛進城賣，女子也有攜籃下鄉去售的，（所謂女子，指四五十的婦人而言），東關的宰牛廠，有二十餘處，大廠每天宰牛四五頭，小廠，每天二三頭，羊宰的很少，每天售買牛的三分之一，除宰牛買牛為東關回民之主要生活外，也有開設店舖的：以雜貨舖，點心舖，為多，山菓舖，菜舖，餅舖次之，其餘的就是賣力氣謀生的，像推車的，在牛廠作工的。在舖中作工的……，「四鄉」在一個冷淡蕭殺的破盆都裏，滿佈着沉沉地暮氣；更是那一簇簇青林懷抱中的農村，朝出暮歸努力吃力的村民，他們的伴侶：是茂林，是田地，是耕田的牲畜，是鋤犁的聲音；是風起了捲着的塵土，是炎熱了流着的血汗。在鄉

關回民的生活，自然也甯不出這個操勞辛苦的幻境。他們呵！是些個聰惠文雅的善理家政的城關健兒，後來因為受了，「耕讀治家」俗話的遣使，就在鄉間治產業遷居起來了，但漸漸演成只耕不讀的愚民了。他們只知道辛苦耕種而過安穩日月，教育子弟，設立學校，辦公益事情，他們的眼裏全沒這些，黃魚村的回民，知道以後專靠種地是無濟於事啦！故每於種田外兼植菓林以獲利，幾年來，他們借這個發家的有幾家了，可惜該處距城甚遠，荒山之間，土匪出沒無常，架槍，架槍，把一個較爲富庶的村子鬧了個山窮水盡，素稱富庶的坡子十里廟子也不是從前那樣了，本來這兩處的回民最多，生活也最寬裕；但自經土匪的屢次搶劫，和軍事的影響後，可憐這些安樂度生的回民們，竟成了寂夜深谷中的孤鳴者了。

(四)教育：二年前的青州回民教育，是那樣無生氣的進行，現在的回民教育呢？還是這麼無生氣的辦理，一般回民們向來是反對上洋學，念洋書，幾乎成了種普遍思想，所以現在已衰到冰點之下了。其原因：半因回民腦筋太腐，半因經濟薄弱，因此愈辦愈糟糕。由回民資力辦的學校，計算起來，只有兩處：一在東關清真寺有學生四五十名，一在城裏禮拜寺有學生六七十名；並且只有初級，沒有高級，回民子弟在初級畢業，大半不能升學，有的受經濟的限制，有的被家長的阻止，究竟不知使多少有爲青年含怨轉業呢？幸得入高級的，僅占十分之二，高級畢業入中學

的，更不能說了，據我調查回民現在中學師範讀書的，總計才餘人。嗚呼！全縣回民四千餘戶，而受中等教育者僅十數人，青州回民之種種落伍，豈非人才之無有者乎？

青州鄉間回民的教育，我本不願再寫的，因為實在無寫的必要，反致讀者見了生笑，不過因為作者願將青州回民情形容赤裸裸的擺出來，供讀者的澈底明瞭，不得不再揮筆寫之。城關回民的腦筋是很頑固的，我已經說過了；但是鄉間的回民的腦筋，更是堅如鐵石，他們被孔老先生的子曰：「學而時習之……」的話麻醉透了，過身的骨節裏都含着幾分孔夫子的成分，什麼學堂，什麼教員，那裏趕上我們的三字經，趙，錢，孫，李，與下過考場的文秀才？什麼常識，什麼公民？日用雜字上的一早起拾狗糞，預備種莊田，「就是一部無上的妙極的農民治家的大法典，這是他們的論調，到如今只要你和他們接談，他們三句話不離本行的就是這一套兒，現在鄉間的求學機關，就是私塾，聘上個半死不活的老先生，迷迷糊糊的向下過，出來的學生，還是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他們的父兄是很願意他入私塾，所以學生談到入學校讀書，他們必狂怒曰：「上什麼洋學，終日家打球，跑跳，……不認字，……你看私塾的規矩，麼森嚴呵！」都被其拒絕，有提倡辦學校的，他們竟一文不拿。噫！鄉間教育之難興也，回民之頑固也，教育之腐敗也，足令人為之慚而且憂。

也。

(M)

真經選譯

(未完)

李榮昌

他們從月信上問你，你說她是細微的傷，既然在月信期內你們遠離婦人着，你們莫要臨近她們以至於她們淨了。然後若是她們作了大淨啦！你們來至她們，從安拉命令你們的那個地位委實。安拉喜歡一些悔過的人，與喜歡一些潔淨的人。你們的婦人，是你們的幾種之處，既然你們來在你們的幾種之處，任從你們要的那個，與你們的為自己前進。你們駭怕。安拉，你們知道！你們來在她們上，給一些穆民報喜信着！

你們莫要將安拉轉成你們發誓之的，此事你們行好，你們行計較，與你們在人類中和氣。安拉是能聽的，能知的。

安拉在你們的誓語的錯誤中，不詰問你們。然而在你們心中所幹的那個；詰問你們。安拉是多恕饒多招待的。他們發誓不臨近他們的婦人的那些人，她們等待四個月，若是他們歸回啦！委實。安拉是多恕饒，多慈憫的。

若是他們決意休妻啦！安拉是能聽能知的。

課餘

第三

十九

辯論是啓發真理的唯妙之道，因各人見解不同，思想互異，一人之見有不及者，經兩方之辯駁則真理或可彰明，一人之謬論不自覺，經他人之排說可顯明。春秋爲中國學術最盛之時，其因即爲諸子百家諸說紛立，互相辯駁，互相排斥，每優勝於異派，乃苦心孤詣專心致志於學術一途，於是學術之進展，突飛猛進，爲古今文化最盛之時，可知辯論之功效也。西人把辯論作爲專門之學，它的在學術界的地位極爲重要。中國近代文化的不振，不能不說缺乏辯論之所致也。當今吾教界充塞，文化落伍之時，欲救濟其敝，不得不自辯論始也，然對於辯論之意義不明，恐弄巧成拙，反能暴露種種醜態，甚至發出極端的謾罵，毀謗，真理不但不能藉以彰明，而感情更生出惡化的裂痕，其因皆在不明辯論之真義也。孟子說：『楊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樣激烈而謾罵的話，從儒家說出，後人對於他們竭力的攻擊，實在給儒家遜色不少。後之論者，皆以野蠻性加之於軻，其對於真理又有何啟迪耶？即吾人對於軻之語錄，亦不甚諳其辯論之道也。所以辯論是分辨真理，發揮真諦。不是：1. 無理的謾罵，2. 吹毛而求疵，

3. 斷章而取義，4. 無意識的喧嚷。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提倡，一方面要切實的訓練，以免失其真意義也。

終日

韓宏魁

黑瀾瀾的帳幔隨暈了大地，
只東方顯露了一點曙光。

嗷——嗷——……是四隣的猪聲；

叮——噹——……是校役的鈴聲；

嘸——嗷——叮——噹——演成了奇異的怪吼；

震蕩，刺激……

一些學子從夢中驚醒！

* * * * *

噤——噤——噤的點聲；

叮噹——叮噹——叮噹的鈴聲，

又一時一時的奏着；

五禮，三餐，八小時的功課，

恰巧，
湊成了一日的工作。

雖然，

燕尾長鬚猶在那裏孜孜誦讀；
黃髮垂髫還怡然運動在那操場上，
他們都含着一種不可言喻的悅色，
好像有所安頓的樣子。

* * * * *
點聲，鈴聲，又相繼響動了；

隱隱的含着着：「睡吧！睡吧！」的喊聲；

電燈，忽晦忽明，

兵，電門一閉，

全院黑暗，寂靜，無聲！

微聞吸呼的睡聲和窸窣的潮風相應。

* * * * *
勞苦！欣幸！

安拉，自知他們的苦衷！

四一六寫於晨禮後，

不識字——一幕劇

初級部馬純吉作

紳士：（怒目相視。）你所說的那個平民夜校嗎？依我說就不用設立平民夜校，窮人們還用着識字嗎！作工而已，由此看來就沒有附設平民夜校的必要了！……（在此時少年乞丐上。）是不是？王先生！終天作教育運動也並沒有利益的！在這經濟困難的時候，勿用多浪費金錢……！你想我啊！我們這金錢是不容易來的。（說時皺着眉毛。）你酌量酌量，王先生！

王：艾！（不服他的意思似的向他辯論。）紳士！你那能知道呀！窮人就不是我們中國的一份子嗎？像我們這辦學的不去求有錢有勢的去求誰呢？……！唉！紳士！你說平民夜校沒有設立的必要，現在你聽我告訴你吧……！中國既這樣的紊亂，教育當然是不很完善的，就是有比較好點的也是那教學校——是文化侵略的第一步。……。你想我國要強盛，必須教育普及；然後才有相當的學識，現在連國民的資格都不及呢？……！因此，我們辦理平民夜校造就國民叫一些作工的人在工罷的時候來讀書；是這麼個原因！……！在此時少年乞丐將要向王先生說話

的樣子。)並非是妄費金錢；你想想你們有錢的取出很少的一部分來就足用，這還不行嗎？

紳士：唉！(怒氣騰騰。)你這個人太也的豈有此理，你來募捐那有迫的道理呢？我捐不捐是在我；太也的胡鬧了！什麼平民夜校不平民夜校與我毫無關係！

乞丐：先生！你現在要設立平民夜校嗎？(王，點頭。)我是很贊成的——是給我們貧窮的同志們造幸福的，我很感謝你的，(說着便竹籃裏去取東西。)先生！這是我所餘下的錢；我願捐在平民夜校裏；我每天晚上去讀書，但不知行不行呢？先生！……因為我受到了處處的困難……才將個人的事業失敗，……。

(紳士，王先生，都向少年乞丐凝視。)

王：你這位少年願意讀書嗎？錢我是不能要的！你作你的生活費吧？晚上入平民夜校也可的呀！(說着向紳士再說。)紳士！你看！(用手指着少年乞丐。)這位少年乞丐他都感受到不識字的害處所以才來求學！並且願將所得的錢捐在校裏！雖然很少的錢但是由此足見他的熱心！何況你們有錢的呢！倘若不捐錢那能比得上個乞丐呢！……紳士！請你想想吧！……。(紳士有愧慚的樣子。)

乞丐：先生！你老捐上點錢吧！可憐可憐我們這些讀不起書的窮人們吧！……行好

吧：先生！（向他躬躬敬敬的行了一禮。）

紳士：你這個懶東西，別在這裏巧言花語的，懂的什麼呢？快去要錢吧！……連飯還沒吃的還來管閒事呢。……（少年移步退後，好像沒有說話的地位。）

王：紳士！你幹快捐點吧！（在此時將募捐簿子取出拿着向他說。）紳士！你看看這不是那些捐款的人。張先生捐洋五十元……劉先生捐洋三十元……你酌量着拿吧！總是請你多拿點才好。

紳士：那麼：（將簿子反來復去的看，停一會再說。）我就捐上一元吧！……這就不少了！你先寫上明天再送錢去，……我還有要事要去咧！……

王：紳士！你看這乞丐把所得來的錢集起都不及你一時的化費，他既然取來捐在學校！你想想？你把你所零花的錢抽出三分之一來給我們辦學的！也足夠我們的用費了，請你多寫點吧，這一筆款是很少的……

紳士：唉！那麼我就寫上五元吧！（很不高興的寫上。）三天以後你來取錢吧！因為現在我還沒有，必須要向別人去借……（一面說着便抖布袋裏取錢看。）現在天已經不早了，本地的紳士還要請我開紳士會議呢！……（將簿子放在他的身傍走下。）

王：紳士！（急迫狀。）紳士！你回來我還有話說咧！……唉！費了半天的唇舌終無

結果……我追去！亦下。）

乞丐：唉！像這樣看來我們貧窮人處處受到資本家的壓迫，那有求學的地位呢？只好給他們作馬牛罷了！……幸得有這平民夜校叫我們去讀書！不然，就要淪滅在他們的手裏呀！雖然有熱心提倡教育的也受到種種的困難，障礙。唉！污濁的世界呀！我不願生存了！……我去求點東西吃吧！說着拿棍及竹筐走下。

閉幕，——完。

一九三一，二，十二。年假期稿（C）

編後談

本刊自出版以後，迭蒙各地教胞來信索取、熱成的鼓勵，我們實在是十二分的感激。不過我們更進一步，希望讀者諸君把這幼稚的刊物當作自己的刊物，用最慈愛最和藹的眼光去愛護它，看待它，絲毫不使他受到顛險，督促著它猛進！

本刊的目的是專以發揮同學們的思想，創作的力量，及尋找正確的出路，以爲復興伊斯蘭的途徑，與其他的刊物自然是性質不同的。這一點請大家要認清。所以我們對於內容的充實，最大的努力在：1. 站在純潔的學生的立場上。2. 多多發揮關於日常課程及關於青年較密切的作品。3. 增高一般教胞對於宗教的觀念及喚起大家

的猛醒！過去的各期，因為是草創及倉卒之故，未免審查上有些疏忽，編排上有些雜亂，尤其在最近的幾期中，因為手民的排版不慎，錯誤迭出，較前尤多，特望讀者諸君留意。本刊雖然不能盡如人意，或使人失望，但是我們已經是抱著萬分的努力，盡量的去工作，以圖將來使它有更特躍的進步！最後，本刊從經濟困難中勉強著出版，篇幅是絕無力量補充，所以各地致胞的來信及在本刊啟事等項，因為受地盤的狹小的限制，不能照登，望乞見宥！

——編者——

通 信

天津三義莊清真寺籌備處：二次台札，先後都已接到，諸公對於宗教之熱誠，同人等欽佩之至！唯關於登載建寺概略之事，本刊因篇幅之限制，未克披露，愧甚！望乞原諒。

廣州陳應昆君：尊稿已經收到，敬閱宏論，足見愛護本刊之熱誠，不啻為本刊之唯一同志也。同人等拜讀之下，欣佩奚如，但是本刊專為發表敝校同學之作品，誠恐有污尊稿，今謹原稿奉趙，祈千萬見宥。是幸，以後並望時賜雅教，指導本刊

進行，尤為感激。

四川武縣伊恩爾書報閱覽社：函悉，辱荷重譽，慚愧無地，代登徵求書報事，本刊照章不克登載，已轉投月華報社，代為刊登，祈勿念。

本刊鳴謝

十九年 十月

收唐校長特捐開辦費伍元

十一月

劉伯石先生特捐開辦費壹元 常子萱先生特捐開辦費貳元 唐露巽先生特捐開辦費拾元 馬振武先生特捐開辦費拾元 唐校長特捐開辦費伍元 唐秋岩女士特捐開辦費貳元 唐賓如先生特捐開辦費貳元 劉淑文女士特捐開辦費叁元

十二月

王筱溪先生特捐貳元 李翼安先生特捐壹元 陳厝珍先生特捐郵票伍毛 馬松亭先生特捐開辦費壹元 劉煥章先生特捐郵花貳角伍 丁英武先生特捐壹元 馬韻亭先生特捐壹元 張豐元先生特捐壹元 楊英甫先生特捐伍角 金茂如先生特捐伍角

二十年 一月

丁敬菴先生特捐拾元 常步礫先生特捐壹元

三月

劉遠三先生特捐郵花伍毛 白全智先生特捐洋伍角 丁仁甫先生特捐洋伍角 劉孟容先生特捐洋貳元 白全智先生特捐洋壹元 劉九如先生特捐郵花四角八分 王曾善先生特捐洋伍元

四月

劉朝臣捐郵花五毛 何雲齋捐郵花貳分
劉輔之先生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一月二月三月份捐一元五毛 馬松亭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月份捐叁元 李雲霖先生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一月二月三月份捐一元二毛 劉伯石先生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一月二月三月份捐陸元 趙振武先生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一月二月三月份捐叁元 王葆青先生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一月二月三月份捐叁元 馬子成先生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一月二月三月份捐壹元捌毛
龐士謙先生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一月二月三月份捐壹元捌毛 唐校長廿年一二三四月份捐貳拾元 王敬言先生廿年三月捐伍毛 錢鳳致先生廿年三月捐壹元